

# 宋家双庙村海眼民俗 调查报告

张礼敏

季刊 2002 第四期 FOLKLORE STUDIES



民俗研究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诗云：“相思不尽又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隔岸桃花三十里，鸳鸯庙接柳郎祠。”（《怀潍县二首送郭伦升归里》）这是他“去官十载”（乾隆28年4月）时所作的诗，是对在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任知县时的回忆。诗中的“鸳鸯庙”和“柳郎祠”，极有可能就位于现在的潍坊市寒亭区河滩镇宋家双庙村。据《寒亭区志》载：“（宋家双庙村）元代称仇庄，自龙王庙、平王庙建成后称双庙，后宋人旺，改称今名。”宋家双庙村是个约有1300人左右的自然村，村里大部分人家姓宋，只有一个家族姓张，就是我们家，现有21口人。这篇调查报告所采用的口碑资料主要来自我的父亲，以及我爷爷的弟弟即我的二爷爷，我父亲的四哥即我的四大爷，还有80岁的村民李淑云（女）。父亲所提供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是他所亲见亲历的，还有一些是他听老一辈人说的。对于本村的民俗事象，我们家无疑最有发言权，因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家都是住在龙王庙西侧的道房里，负责管理这些庙宇的。庙里奉行道教，过去是由这里的道士管理。据家谱记载，清朝咸丰末年以前我们家族的姓氏已无从考究，斯时迁来此地，随原住于此的道教师傅改为张姓，成为这里的道士，从而对本村的主要民俗事象有着较多的了解。

宋家双庙村离“潍水”（潍河，在今潍坊市境内）约三十里，在村北原有南北排列的三座庙：最北边是“柳平王庙”，是供奉“唐河平王”柳毅（即古代传说“柳毅传书”中的主人公）的庙宇，当地又称为“柳郎祠”；中间是“龙王庙”；最南边是“观世音庙”。判断“鸳鸯庙”和“柳郎祠”极有可能在这里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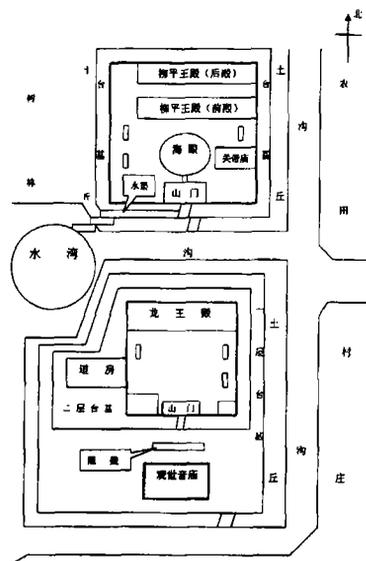


图 1:海眼及相关地理景观示意图

是整个潍县地界唯有这里存在两庙一堂并连的景观。但将龙王庙和观世音庙并称“鸳鸯庙”，这好像又有些不妥；而且据说清朝时这里并不种桃树，《寒亭区志》中也没有大规模种植桃树的记载，所以诗中“隔岸桃花三十里”的景象也还有待考证。龙王庙和平王庙可能是元代建起来的。因为除了宋家双庙村外，还有附近的尹家双庙村也是元代时名于此；区志中还有元代时道教在此流行的记载。庙堂的原址现在已完全被毁，甚至连遗址也没有，二爷爷和我的父亲对于原来的庙堂建筑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参见图 1）。

在柳郎祠院内，建有两排殿堂，正殿都是平王殿，主神都是柳毅。

一种说法是前排(南排)是柳毅的办公室,后排(北排)是寝室。“唐河平王神位”就供在前排正殿,是阳刻金字;门口柱子上刻有对联:“朝朝朝朝朝朝朝,长长长长长长长。”父亲记得前排西侧殿塑有牛魔王像,但东侧殿里塑的是谁的像则忘记了。后排西侧殿塑有虎女(面南立)和土地爷(面东立);东侧殿塑有龙女(面南立)。说后排是寝室可能就来源于龙女虎女罢。另一说后排是代表他为官之前的,前一排则是代表为官之后的。在院子东侧还有关帝庙的庙堂,内有面南并列的周仓、关公、关平塑像。关帝庙北侧有石碑一块;另外还有两块石碑在院子西墙下,南北排列。农历 6 月 24 是“关老爷磨刀杀曹操”的日子,有庙会。来进香的人自带香纸、供品、金银纸元宝,并集资扎制战马、大刀,买战袍和靴子等。仪式在上午进行。进香者在庙前将贡品一字排开,将“元宝”、纸等与“战马”堆放在一起,放在贡品南边。准备就绪后,众人在贡品北侧西南跪下,开始焚香诵经磕头,然后点燃“战马”等,同时仍然诵经,大意是让关老爷带上盘缠骑上战马去杀曹操。在仪式尾声还要燃放鞭炮,祝愿马到成功(参见图 2)。

龙王庙在柳平王庙的正南方,建在两层台基上。龙王庙的规模比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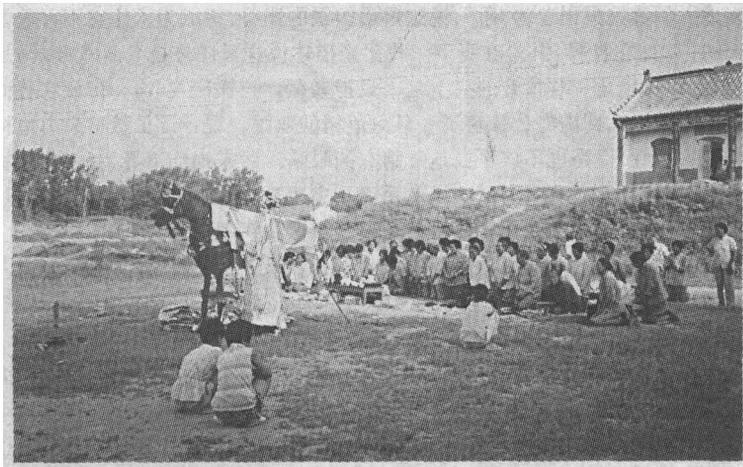


图2:龙王庙前为关老爷诵经

庙的要小,平王庙建得比较高大,所以在远处看来,两座庙的高度是一样的。在龙王庙院里,建有多个殿堂。正殿为龙王殿,内有龙王(中)、二夫(面东立,手持公文)、秦老(面西立,手持令牌)三尊造像,门口的对联是:“龙兵分左右,水将列东西。”龙王殿西侧的偏殿内有侍女(面南坐,手持印盒)、闪神、风神、夜叉(此三者面东立)四尊塑像。东侧偏殿内有侍女(面南坐)、雷神、旱神、判官(此三者面西立)塑像,另外还有麦王娘娘塑像一尊。麦王娘娘掌管小麦收成,农历6月初6,农民会用新麦做成馒头或包子来报喜(称为“送新馒头”和“送新包子”),感谢麦王娘娘的保佑,民谚曰“六月六,送新节,婆婆公公乐哈哈”。在院子的西南角还有一个小殿,内有土地神(面南)、小鬼(面东)和判官(面西)三尊塑像;小殿北侧有石碑一块。院子东南角是钟楼,内有铁钟一个,高约2.5米,底口直径约1.2米。钟楼北侧有石碑两块,南北排列。在龙王庙的院墙外西侧,建有3间道房,道士在内居住。

正对龙王庙的是观世音庙,建在比龙王庙低一级的台基上。在观世音庙与龙王庙的山门之间有照壁。观音庙门向北开,是谓“倒坐观音”。内有观世音(坐南面北)、红孩(观音西侧,面北立)、鲤鱼精(观音东侧,面北立)、牛头(面东立)马面(面西立)、送生娘娘(怀抱小孩,面东立)、送生爷爷(背钱插子,前后各装一个小孩,面东立)、眼姑娘娘(拿花瓶,面西立)、斑雀娘娘(面西立)塑像。这里的观世音不是坐在莲花台上的,而是坐在一只怪兽身上。



当地人称这只怪兽为“吼”，说这是最凶狠的怪兽，菩萨为了让它不再危害人间，就把它收服，并坐在身下。我父亲描述说这只怪兽是人面鹿身，马足牛尾，头长独角。观世音的头上是一只神鸟，名叫“锦仕”（音）。传说它曾偷偷离开观音飞到南海，啄瞎了一只海龟精的双眼。观音说虽然这只海龟精会危害百姓，但是也不该平白地啄瞎它的眼睛。后来锦仕下界为岳飞，鳖精化为秦桧，故二人一直为敌。虽然岳飞是忠臣良将，但是由于在神界曾害过秦桧，所以观音菩萨就让秦桧杀岳飞报了仇。站在观世音右侧的是红孩儿，又叫善财童子，传说他一次能吞掉几个村庄的人，后来被观音收服；观音左侧的鲤鱼精，又叫汝女，一次能吞掉很多渔船。眼姑娘娘管治疗眼病；斑雀娘娘农历3月23生日，是管治疗雀斑和种痘的。

提及这里的庙祠建筑以及相关传说，莫不与这里的一处咸水泉——“海眼”有关。据《潍县志稿·疆域·泉源》载：“咸水泉，一名龙神泉，在县治东三十八里宋家双庙庄西河平王庙内。……水出前庭，俗呼海眼。”“海”是指它的水是咸水；“眼”，是因为这里的方言称泉又叫“泉眼子”。当地群众也有称之为“池”的。这一地区多土丘地貌，在一个150平方米左右的土丘上，建了一层台基，然后修建了柳郎祠，海眼就在柳郎祠院内（见图3）。土丘的东、南、西三面环绕2.5米左右的深沟。海眼为井状，口直径约3米，由十一块青石围砌；深约8米，有青砖壁。正南方的青石表面有半圆形水槽，水从这里流



图3:新柳郎祠与“海眼”



出,然后通过山门的门槛从台基流下,流进土丘西侧的直径约10米的湾里。海眼是一道奇特的自然景观,有着不寻常的现象。无论旱涝,海眼里的水量从不变化,总是那么汨汨而流;流出的水虽然是咸水,但是只有水渠和西侧水湾周围有土地盐碱化的现象。按一般说来,海眼里的水流了这么多年(虽然没有考证到较确切的年代,但是从各方面来讲应该至少有几百年了),其周围应该有严重的盐碱现象才是。咸水是农业生产的大敌,而这样的轻度的盐碱没有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也就使农民们对这一股没有危害的咸水产生了敬畏与亲和混杂的情感,认为这是神的赐予。这种感情更由于其它的“神奇”现象而加深。海眼里的水春天呈现蔚蓝色,夏天则是深蓝色;初秋时水无色且清澈透明,可以看到水底的小铁窗(水从这里冒上来)和很多铜钱(善男信女为祈祷上天而投掷);深秋、初冬有时会出现粉红色,其它时间是海蓝色。美丽而多变的池水曾是当地一道小有名气的自然景观。重要的是冬天,如果那一侧的水面有薄冰(咸水应该不封冻),那么它所指示的方向来年就会有丰大丰收。这是农民的生产经验,显然对农业生产很有帮助,一方面可以为好收成做好储存的准备,另一方面可以提醒其它地方的人们注意防灾。另外,据说掉进海眼里的人都不会淹死。1968年曾经有一位姑娘落水,人们正要找水性好的人潜水救人,姑娘却又自己浮上来了。事后她说感觉好像有人在背后托着她。这使人们对传说中的“海眼不会淹死人”更确信了。

海眼所具有的诸多不寻常的兆象,以及客观上有利于当地百姓生产生活的种种功用,促使许多民间传说围绕着它编织起来。

关于海眼,有人传说是柳毅的洗脸盆,不准在里面洗衣服、洗澡,更不能乱扔脏东西;另一说更加完备一些。传说柳毅是唐太宗时人,状元及第,并且通过为龙女“传书”一事被龙王招为驸马。后掌管水利,因治理黄河有功被封为“唐河平王”,老百姓称他为柳平王。数年后,带着妻子龙女,离开龙宫回老家。传说他的老家正是宋家双庙东南方向的亓家庄(姥姥家是南马埠,一说华埠;姨家在今潍坊市潍城区樱桃园村)。老龙王走在前,可是走错了方向,往西南来到了这里。柳平王一行从地下行走,平王觉得方向不对,出来看看路。既然是管水的神,从地下行走时总会带着水脉的。于是他从地下出来的地方,就形成了泉水;加上他是从海里来的,就带来了海水。第三种说法有类似的地方,说柳毅随唐太宗一起征伐高丽国时拜为驸马,后来也是因治理黄河被封为河平王。关于他来到这里,则是因为擅自带夫人离开长安——也许是有家庭纠纷罢——于是唐太宗请龙王拦截。柳平王情急之

下(在地下)走错了方向,来到了宋家;同时龙王在这里截住了他,劝其回朝,柳毅不从,只好作罢。乡绅说难得来这里一次,就提议为他们建庙宇纪念,以后老百姓有什么难处也好求他们解决,于是柳毅就留下了海眼一处。传说开始时海眼的水是往北流回渤海的,对沿途 70 里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不便,于是善人们就来烧香,求平王把水改道。后来平王就在庙西侧做了一个水湾,让海水从这里流回渤海,而水湾里的水也是涝不见多旱不见少的。

相比之下第二种说法更合理一些,能更好地解释咸水和龙王的来历,在柳毅和龙王行走的方向上也更合理——从这里往北就是渤海,他们就是从北往南走,老龙王在前,平王在后。普遍认可的“柳毅传书”中的龙王,是洞庭湖里的龙王,但是这里的龙王却是北海龙王,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因地制宜”罢。

据父亲听老人说,清末时候,这里的香火仍很盛,管辖着周围的几处庙堂。这里每天都行早朝科式、午朝科式,几乎每天都有法事活动;周围村子里的婚丧嫁娶、拜干亲等都要来这里。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香火衰落,但是设施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即便是日本兵来,他们也是在参拜神灵后才入内搜查,然后拜神后再离开。倒是周围浓密的树林常被用来埋人,有时是埋尸体,有时则是活埋。爷爷生前曾跟我父亲说庙前的大路上也曾走过部队,也曾打过仗,还死了好多人;但是没有打过大仗,也从没有伤到庙堂,所以这三座庙一直比较完好地保存到解放。战争中,爷爷他们曾给革命军队以很大支持,庙堂常被作为后方医院。我二爷爷、父亲的三个哥哥都是党员。

解放后,破除迷信,香火败落;但是拜干亲的还有不少。拜干亲是为了孩子好养活,通常是跟孩子多的人家结拜。而我们家不仅人丁兴旺,而且是为“神”服务的,因此人们认为跟“神”家的人结了干亲,就跟神有了关系,孩子就更能长命,所以解放前后来我们家拜干亲的人很多。一般由来拜者准备贡品和一把系上红绳的新扫帚,同放在供桌上。在拜干亲的小孩腰里用红绳系上一枚铜钱,从我家里找一个孩子,站在对面。然后老人(一般是我爷爷)开始诵经——有专门的经文,据四大爷说应该是在《十咒经》里。诵经完毕后,两家孩子互赠衣服,来拜者给被拜者一些钱,无定数,但一般是双数。双方还要约好以后逢年过节相互走动的年限,短的三年,长的则是终生来往。

由于社会政治、思想等原因,道教的宗教色彩逐渐消退,呈现出松散的民间信仰色彩;爷爷的生活内容也从大部分道教活动中淡出。平时的法事





图 4: 经卷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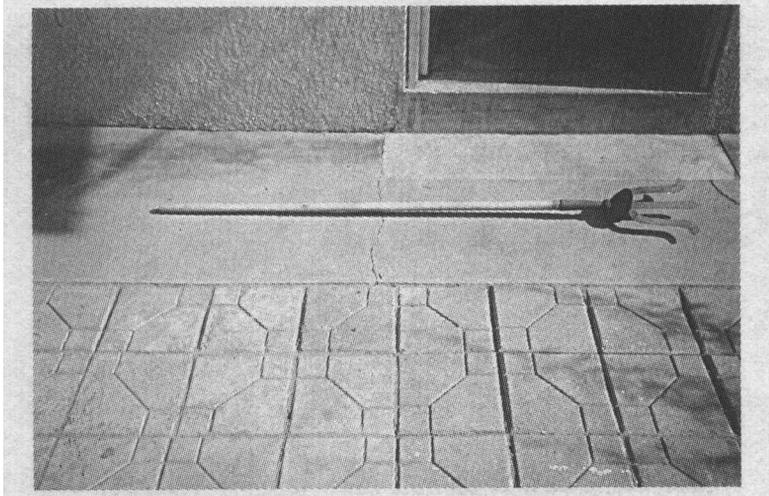


图 5; 马叉

活动都已停止, 爷爷一般只是在村民需要时扎纸草, 以及婚丧仪式时在前面耍马叉开路。在 50 年代末, 我奶奶病重, 直到 1964 年去世。这一段时间里爷爷也曾来这里求神拜佛, 但无济于事,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信神了; 我父亲这一代人也不再信了。我的爷爷学艺多年, 精通武术、书法, 笙、管、笛、箫



图 6: 鼓(法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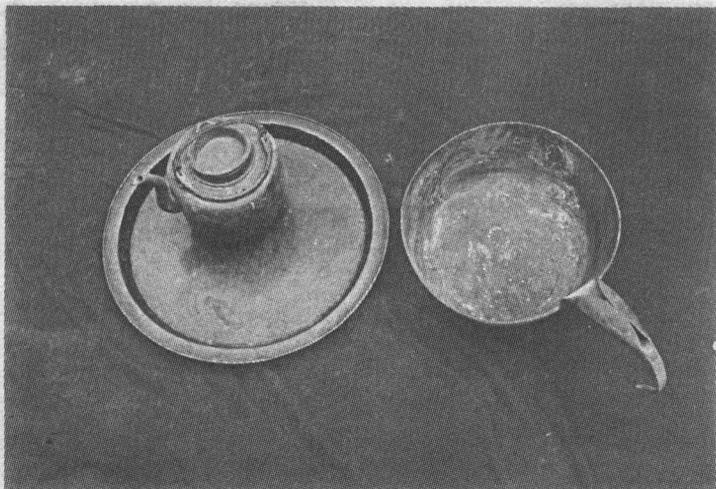


图 7: 生活用品

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并且后来很重视文化知识。但是由于时代原因,除了扎“纸草”(即纸扎)等,其它的技艺几乎都失传了。

1957年,柳平王庙和观音庙被拆除。1958年大炼钢铁,龙王庙里的铁钟被拉走,支持了新中国的钢铁建设。1958年和1961年曾有人带头要拆龙



王庙,公社党委来人制止,说这是省三级文物,结果没拆成。1964年,村里还出劳力维修了龙王庙的山门口和土地庙。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中,龙王庙未能逃脱,被彻底拆除,台基的土也逐渐被盖房子的人拉走,碑石被用来铺桥。父亲说捣毁塑像的时候,人们发现每尊塑像的胸腔位置都有一个直径在七、八公分左右的铜镜和如杏大小的银心(方言中“银”与“仁”的读音是相同的)。“文革”中,庙里的一切“四旧”和有关迷信的物品几乎全部被毁,据父亲回忆说其中包括王冕、刘墉、郑板桥等人的亲笔牌匾,作法事的法器、乐器、经卷、乐谱,以及历代县令前来祈雨后留下的手迹等一大宗。现在家里所剩下的当时的物品只有不多的几件了:经卷乐谱二十多本,马叉一柄,鼓一个,铜瓢一个,铜茶盘一个,锡制茶壶一个,供桌一张,石臼一个,管子一对(见图4—7)。1974年,不知流了多少年的海眼突然停水。当时村里有老人说天下要出大事了;过了两年,1976年,毛泽东去世,于是又有一些人暗地里将二者联系起来,对当时“破除迷信”的许多做法颇有微词。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政治环境也宽松了,每年逢年过节,都有不少人来这里烧香。村里人都还没有忘记原来的海眼和神仙庙堂,尤其是老太太们热情更高。1998年,宋家双庙村和相邻的尹家村的老太太集资修建了新的平王庙和龙王庙(见图8),并重修了海眼。他们曾找我们家族的人挑头儿,说毕竟是庙里的人的后代,但是我们家的人却不感兴趣,因为都不信这个了。老太太们分头在多个村庄搞募捐,然后开始兴建。他们的行为得到村民的认可,当地政府也没有干涉,只是在完工之后,派出所来



图8:新“双庙”远景



人说不许搞封建迷信活动,到后来也只是把大门一锁了之。当时人们挖海眼达十米深,青砖壁和海眼底部周围的枣木桩都已经找到,但却没有发现那个小铁窗。另外还发现了一套动物骨头,像是马,但却大得多。于是人们说这是龙骨,被分散珍藏起来。现在的海眼实际上成为靠自来水供水的大水坑。新的柳郎祠是尹家双庙村所建,有一排祠堂,正殿里是柳毅(面南)和两尊立神(分别面向东西方向),西侧殿内有牛魔王(面南)、略夫和送生娘娘(面东);东侧殿内有毛泽东(面南)和增福、判官、路神(面西),殿前立碑,上书“泽润生民”。柳平王庙有院子,“海眼”仍在其院内。龙王庙是宋家双庙村所建,正殿内有龙王(面南,带两个使女)、二夫(面东)和秦老(面西);西偏殿内有麦王娘娘(面南)、风神和闪神(面东);东偏殿内有观世音(面南)、雷神和雨神(面西)。龙王庙没有院子,殿前碑书“云涛汇海”。

从这一段兴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俗自身的强大的生命力。在政治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许多民俗事象可能会暂时消隐;一旦政治条件允许,它们又会重新出现。“文革”前后,许多民俗事象作为封建遗毒被革除或明令禁止,有关的民俗物品也被大量毁坏。然而民俗作为一种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完全控制的。只要这种民俗还适应百姓的需要,符合人们的生命意识,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就不会轻易消亡。一时的行政命令可能在表面上使某种民俗消失,但是它会存在于人们心中,甚至绵延几代人而不绝。一旦政治气候变得适宜民俗的生存,原先消失的民俗就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重新在民间蓬勃生长起来。政治对于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社会怎样正确地发挥政治的作用,引导民俗朝着健康的、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方向发展。

(张礼敏: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系99级2班)